

心晴坊
女性新阅读

傾世

喜事多磨

上

一个女人

XISHI
DUOMO

原名：《嫁娶》

史上最萌宅斗力作爆笑来袭！
柳暗花溟 峨眉 温情推荐！

一个伶牙俐齿演技佳，专注坑爹一百年。
一个钱多人傻爱搅局，最爱拆台扮无辜。

鬼马吃货女汉子携手大智若愚狐狸男，
专治各路跳梁小丑，书写步步揪心的啼笑姻缘。

喜事多磨

上

XISHI
DUOMO
一个女人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喜事多磨 : 全3册 / 一个女人著. — 南京 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726-3

I. ①喜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3510号

- | | |
|--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喜事多磨 : 全3册 |
| 作 者 | 一个女人 |
| 出版 统 筹 | 黄小初 邹立勋 |
| 选题 策 划 | 石 颖 夏 童 |
| 责 任 编 辑 | 胡小河 姚 丽 |
| 文 字 编 辑 | 夏 童 王 宁 |
| 责 任 监 制 | 刘 巍 江伟明 |
| 出 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|
| 集 团 地 址 |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|
| 集 团 网 址 | http://www.ppm.cn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jswenyi.com |
| 经 销 |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10×1000毫米 1/16 |
| 字 数 | 750千字 |
| 印 张 | 54 |
| 版 次 | 2014年11月第1版,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399-7726-3 |
| 定 价 | 75.00元(全三册) |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楔子/001

第一章/004

苦命女街头谋生计 抛家生父突来相寻

第二章/019

池紫珏忐忑进池府 恶芸娘欲施下马威

第三章/031

猛紫珏撒泼镇芸娘 老夫人打赏池紫珏

第四章/043

池子方病重吐真言 紫珏破口怒骂姻亲

第五章/057

水清好言偏颇紫珏 恶芸娘又施恶毒计

第六章/070

池紫珏施计整芸娘 芸娘贪财自食恶果

第七章/083

池紫珏挥拳揍姜婉 恶芸娘难逃皮肉苦

第八章/096

姜婉恶语引火上身 姜氏母子惨遭驱逐

第九章/109

紫珏大闹姜婉闺房 姜婉怒极以牙还牙

第十章/122

姜氏母女砸二房院 池子方卧床遭殃及

目录

XISHI
DUOMO

上





目录

XISHI
DUOMO

上

第十一章/135

池子方病重死期近 韩氏携子登门认亲

第十二章/148

夏氏巧言打压韩氏 池紫珏托送救命钱

第十三章/159

池紫珏私会夏承勤 韩氏收买紫珏未果

第十四章/172

池紫珏盘算生财经 池子方玉束发被偷

第十五章/185

紫珏难防韩氏暗箭 韩式不敌倒打一耙

第十六章/198

韩氏巧语化险为夷 紫琦不逊惨遭暴打

第十七章/211

紫琦被罚成他人婢 青梅竹马园中相会

第十八章/225

小人暗中兴风作浪 上官姨娘自作自受

第十九章/239

上官姨娘逃脱一死 老夫人被夺持家权

第二十章/253

夏氏气急茶泼韩氏 紫珏着手学持家经

第二十一章/268

池紫珏不买夏氏账 余氏借乱插圈弄套



楔子

紫珏呆呆地看着屋里的两个人，小手紧紧地抓着娘亲的衣角，看着那个陌生的男人——那是她的爹爹，娘说的。虽然她脸上的表情呆呆的，可心中全是高兴，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爹爹啊。

大人们说的话她没有认真听，也听不懂，小小的心完全沉浸在看到爹爹的高兴中，也在盼着她的爹爹能来抱抱她。

万氏看着眼前的男人：“不，不……”

“于你而言，和离也是好事，不会让人挑拣你太多的不是。”池子方看着妻子，温和地说，“至于紫珏，我会安排人好好在这里照顾她。”

万氏嘴唇哆嗦着：“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嫁入池家之后一直相夫教子，种田织布、操持家务、孝顺公婆。为什么，为什么？！”

池子方看看她：“你我本就不是一路人，缘分已尽。和离书就在这里，今天你就收拾东西离开吧。”说完站起来对她行礼，“多年来娘子辛劳，为夫在这里谢过了。”

礼毕，他起身柔声问：“可还有事？无事我就要去歇一歇了，因为明天一早还要赶回京中，来回奔波真的很累人。”

万氏拿着和离书的手抖得就如同是风中的叶子，而她的手因为常年劳作，比枯掉的树叶还干枯：“你就这样打发我？六出之条我占哪一样？相公，我等了你三年啊，你知道我每天是如何坚持的吗？凭的是念你、盼你的心……”

泪水顺着她的脸庞流了下来，落在了紫珏的小手上。

在娘亲激动后，紫珏就依偎在娘亲的怀中不再看爹爹了，感觉她的爹爹有点讨厌。现在她的娘亲哭了，紫珏抬起手来给娘亲擦泪，可是那泪水却越擦越多，她转

头看向爹爹：“不许欺负我娘！”

奶声奶气的声音换来池子方的一瞥，对于这个他离开后才出生、直到现在才看到的女儿，他当然没有多少感情可言。至于孩子说的话——一个小孩子怎么会被他放在眼中，自然是置之不理。

紫珏在父亲的眼中感觉到了漠然、轻视，每一样都让她小小的心抽了抽，有点痛。她的眼圈也红了，泪水开始积蓄却没有流下来。

池子方不理女儿也不开口，只是看着妻子，任由她说下去，任由她哭倒在地上，任由她抓住自己的衣袍，最终他给的只有温和的一句：“我们不是一路人，好聚好散吧。”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提过六出之类的，他并不是休妻，只是夫妻缘分尽了而已。

抱着女儿哭诉了一个时辰的万氏终于心如死灰，知道池子方已经铁了心：“你为什么要留女儿在祖宅里，为什么不带她在你身边？”自己的后路终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女儿。

池子方犹豫了一下：“不方便。恩师有意将女儿许配给我，而我与她也是情投意合，所以不便把紫珏带过去。”

万氏呆住了，想不到是这种原因。她辛苦操劳，供养夫婿读书考取功名，所付出的一切抵不过一句情投意合！什么叫作不是一路人？为什么当初池家提亲之时，没有对她的父母说过此话？这无非只是个借口。

池子方看到万氏的样子，顿了顿还是实言相告：“紫珏过去的话，会让她受委屈。不是紫珏受委屈，是她——官家的千金啊。我本就是高攀，怎么能让她接受一个嫡长女的存在？你向来明白我的心意，也不需我多说。”

多么的情深意长，多么的考虑周全。会让她受委屈，所以，亲生女儿也可以不要？！万氏心中生出万般的怨言来，可是她性子柔顺，刚刚的哭诉已经尽她所能，在此时根本不知道如何才能让池子方知道她的愤怒。

再有，夫为妻之纲，夫就是妻头顶的天，她素来胆小，不敢向池子方发作。现在她就算是再怨再痛再为女儿担心，能说的也只有一句：“女儿，留给我吧。”

没有听懂很多事情的紫珏，在最后终于听明白了一件事情：她的爹爹不要她，为了另外一个她。

那天，紫珏和娘亲离开了熟悉的地方，晚上在一处有些残破的院子里住下。家中无米无油无银钱，那个冬天在紫珏的记忆中是那么的寒冷。

紫珏身子烫得惊人，却说着冷，后背纵横的伤口还没有结痂。万氏抱着女儿只知道哭，连向文四讨钱看病也不敢，因为她知道去讨的结果只会换来文四对紫珏的又一顿毒打，而不会给她一文钱去看病。

她抱着紫珏整整一夜，万氏只能祈求上苍保佑她的女儿。

紫珏醒过来用小手抚摸着万氏的脸：“娘亲，不怕，不怕。”她知道，娘亲不能没有她，所以她一直在半睡半醒中挣扎着，就是为了摸一摸娘亲的脸，不想再听到她伤心的哭声。

这一年，紫珏五岁，文四给她改名叫小玉，说丫头就应该有个丫头的名字。而万氏改嫁给文四不过七个多月，万氏改嫁是因为之前得知池子方得了一对龙凤胎。

小玉扑到万氏的身上哭道：“不许打我娘！”

文四恶狠狠地举起鞭子抽下来：“不打你娘就打死你个赔钱货，不是我文四好心收了你娘，你们早就死了！居然还想白吃饭！今天没有赚够银子还想要吃饭，你们要吃穷我、吃垮我，是不是？”

鞭子落在小玉小小的身体上，破破烂烂的衣服更加破烂，并飞快地浸染上血迹。

万氏拼死把小玉抱在怀中：“不要打我女儿，我死也不会同意你把小玉卖到那种地方。要么我死，要么我们娘儿俩离开！”

宁氏转过来抱住文四的胳膊，朝他使个眼色：“算了，算了，爷也累了，是不是？喝口水吧。不卖也不能平白养着她啊，我们家可没有多余的粮。要不，让她去做工吧，这总行吧？”

小玉盯着宁氏的眼睛，拉起要跪倒在文四脚下的万氏：“我去。”挺直的小小身子旁是哭得发软的娘亲。

这一年，小玉七岁，而七岁的小玉后背上全是狰狞的伤疤。

自万氏嫁到文家后，万氏不再提池家的事情，不只是心伤，更多的是因为文四的鞭子——他不许万氏提及半个池字。

而池家的人自万氏带着小玉离开后，就永远消失在万氏和小玉的生活中，就仿佛那些人从来没有在她们母女的生命中存在过。



第一章

苦命女街头谋生计 抛家生父突来相寻

冯公子看到一对老夫妻在路边卖一块玉佩，猛一看那玉佩还真是不错，做工也很精致。他看到老头儿躺在地上盖着一床破棉被还咳个不停，便猜想这是卖祖传之物救命的。他生性好捡便宜，用低价买到好东西。他喜欢看到人们朝他投来惊讶的目光，那是对他的才智及眼光的最好赞美。

因此他停下了脚步，虽知道祖传之物有极大可能是好东西，但他还是装作漫不经心地问：“这玉佩多少钱？”

老太婆看他一眼马上站起来，堆上满脸的笑容，很谄媚地说：“公子看看啊，这祖传之物要不是为了救命绝不会拿出来卖，这可是皇家赏下来的好东西，如果不是老头子……”说到这里她抹了抹眼泪，“我们是不会卖的。”声音有些大，简直就好像在大声嚷，听得冯公子直皱眉头。

“我们公子问你多少钱，你说那么多做什么？”童子看公子不太高兴，马上开口不让老太婆再继续诉苦。

老太婆看着童子，瞪大眼睛，更大声地问了一句：“您说什么？”童子白骂人了，她根本一个字没有听到。

童子现在知道她是耳朵背说话声音才大的，也是，看她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耳朵有毛病是正常的，十个老人九个半都会耳朵不好使。当下他也用极大的声量说：“我们公子问你玉佩多少钱？”

老太婆这次听清楚了，没有回答，却转头对着老头喊了一句：“当家的，这玉佩多少钱来着？你再说一遍。”看来不只是耳背，记性还不好。

咳个不停的老头挣扎着说：“御赐的祖物，五十两八钱，那八钱可以抹掉，少于五十两不卖。”

冯公子闻言看向手中的玉佩，的确值五十两，到了当铺当然不会给五十两，但他如果清洗之后弄个盒子什么的，放到自己的玉器铺子里，少说也要卖个二百两——有年头还是皇家的东西，二百两都是少要的。但是，他不想出五十两银子，相信这对老夫妻一定等着钱救命，肯定着急卖。

老婆子在这个时候又更大声地对着老头喊道：“多少钱？老头子，你说大声点。”

老头大声了一点，但是听得出来底气不足，喊不出更大的声音来：“五十两八钱……”接下来的话被咳嗽声代替，关于八钱能抹掉的话就没有说出来。病得还真不轻！

老太婆转过身来，脸上又堆满了笑，那笑容是谦卑的、讨好的：“公子爷，五两八钱银子。”

冯公子惊得下巴差点掉地上，看看手中的玉佩，因为天色将晚又加上阴天光线不好，他在买之前原本还想好好地看一看，想确定一下，同时也想找到瑕疵好压价，却没有想到老太婆的耳朵不好使把价钱听错了。就算是他压价也不可能压到二十两以下的，更何况是现在区区的五两银子呢？

“老人家，多少钱？”他不太确定地又问了一遍，生怕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。

老太婆看着他，有些迟疑：“您是问价钱吗？五两八钱银子。”

她身后的老头咳得厉害，可能没有听到老妻的话，也可能是听到了来不及说话。这样的机会却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冯公子马上就掏出银子，生平第一次没有压价就买了东西，而且还给多了，扔下六两银子带着玉佩头也不回地走掉了。

冯公子走得非常急，生怕被人追上来，到了转角处还叫了辆马车，就是怕身后的老头和老太婆追上来。他是绝不会再加银子的，也不会把玉佩还回去，就算是平常的玉他都赚了。

他走得太急了，所以没有看到那个躺在地上等死的老头一骨碌爬了起来，而那个满脸皱纹全身瘦得风吹就倒的老太婆，收拾东西的动作那叫一个利落，就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没有她的动作快！

老头和老太婆拿起不多的两三样东西转身就跑，跑得比冯公子急多了，三拐两拐他们就消失在小巷中。就算是冯公子转身回来也绝对追不上他们，更找不到他们，因为这地方的巷子四通八达，不熟悉的人进去还会迷路呢。

“好了，他跑得比我们急，怕我们去找他要银子。”老头儿跑得气喘吁吁，可是声音却没有了刚刚的苍老，清脆得就好像十四五岁的半大小伙子，“他哪里会想到那玉是假的！小玉，不要跑了，分钱分钱。”

老婆子小玉瞪起眼睛来，扶着墙，回头看了看：“还能少了你的？你不要只管去赌，存点钱，听到没有？”小玉把一两银子扔过去，她清楚冯公子不会追上来，“他一时半会儿发现不了，他的眼神——嘿，和睁眼瞎差不多。你先拿着一两，那

二两我替你存起来，我们可不是天天能开张的，有时候一个月都不开张呢，到时候饿肚子你就知道难受了。”

老头儿接过银子一笑：“我不就是想赢大钱嘛。”

“赢你的大头鬼！给人家送钱是真的，再让我捉到你赌钱，看我不把你打得断子绝孙！”小玉一把扯下花白的假发丢给老头儿，又在脸上抹来抹去，露出一张白中透青的小脸蛋，看上去顶多十一岁，哪里是行将就木的老太婆？

老头儿也把假发扯了下来，搓掉脸上的妆容，露出的脸同样是十二三岁的样子：“你就像我娘一样凶！我不是怕你嫁不出去嘛，赢大钱就可以向你那个狠心的爹提亲，他一准儿会把你许配给我……哎哟，你就不能斯文点嘛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么粗鲁铁定嫁不出去。”原来是小玉狠狠给了他一脚。

小玉看着他话没有说完人就跑远了，大声骂道：“你个短命鬼、缺口德的，你才一辈子讨不到老婆！”骂完，她打散头发，把银子卷进去，用支木簪子把头发固定好，晃晃头觉得很牢固，左右看看向前走。

转过几个弯，她推开一扇门，门上的匾明晃晃地写着三个大字：翠玉楼。

这是青楼，而且还是这个镇子上唯一像样的青楼。小玉探头探脑地进门，很小心地不想惊动任何人，希望可以溜回厨房那边。

“你又死去哪里了？那么多的碗还没有洗呢，就知道玩儿、玩儿，明儿告诉你爹看他不打死你！”一个尖尖的声音响了起来，同时一只大手揪起了小玉的耳朵，“还不给老娘去洗碗。”

小玉陪着笑、讨着饶，终于脱身，向厨房走去的时候低声咒骂那个尖细声音的胖娘子：“活该你这一辈子做窑姐无人要，下一辈子还要做窑姐，十辈子都做窑姐还没有人给你赎身……”那个胖娘子没有听到这么恶毒的话，不然铁定会活生生地气死过去。

到了厨房小玉挽起袖子就奋战起来，因为很快就会有客人上门。就在她洗碗洗了一半的时候，前面传来极热闹的声音。胖娘子又走进来：“你就是个只会吃饭的东西！你家里送信来让你回去一趟——给老娘快去快回，这么多的碗你洗不完就不要想吃饭、睡觉。”

小玉马上跳起来，也不理会胖娘子尖酸刻薄的话：“是，是，小婢很快就回来。”她已经有五六天没有回家了，也不知道娘亲是不是又受了什么委屈。

让她回家能有什么事情，还不是知道前天她发了工钱。但是能回家看看娘总是高兴的事情，小玉也就不计较其他了。

她赶到文家门口居然看到有马车，虽然不像翠玉楼的马车那么华丽，但是比翠玉楼的马车大了许多，看上去也顺眼很多。她皱了皱眉头，家里有客人？可是文四那个家伙怎么可能结识到拥有马车的人呢？

看到小玉回来，宁氏先迎了上来，拍了拍她的衣裙：“我们大姑娘回……”

小玉不客气地拍开她的手：“拿开你的爪子——”她没有骂完就看到文四走了过来，立马笑得脸上都要能长出一朵花来，“哪里敢劳动二娘呢？二娘这么辛苦……”变脸的速度快得让人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。

文四硬是把脸笑得像一朵花，上前拉起小玉的手来：“我的大姑娘回来了，累了吧？来，快坐下。你还愣着？不给我们大姑娘弄茶来？”他后面的话是呵斥宁氏的，接着对小玉好言好语，“先吃块点心吧，今天晚上我让你娘弄了你爱吃的菜，一会儿多吃点啊。今天还好吧？有没有人欺负你？告诉爹，爹绝对不会饶了他。”

听到文四的话，小玉惊得嘴巴张到最大，看着文四就像看到了怪物。他转性了？！那是不可能的，她深知文四是个什么东西。

然后她把目光从文四的脸上移开，在不大的屋里转了一圈，想找到她娘。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让文四像鬼上身？她的小手可没有闲着，嘴巴更没有闲着，那点心就像流水一样进了她的嘴巴，神奇的是她吃得那么快却没有噎着。

万氏看得眼圈都红了，因为只有她知道小玉为什么会有那样惊人的“本事”——饿的啊！不过眨眼间，一个碟子里八九块点心都进了小玉的肚子，她上前轻轻地拍了拍女儿的背：“叫你回来是有件事情要和你说的。”

万氏说着话目光向一旁移了移，小玉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才看到那里有两个人。

她一面看着那两个人，一面不忘把手里的点心塞进她娘万氏的嘴巴，极小声地说：“文四和宁氏是发疯了吧？管他呢，有的吃先吃了再说，你不要说话快咽下去，这里还有一块呢！”话说完，她把另一块点心也塞进万氏的嘴巴里，“吃下去他们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吐出来了。来的是什么人？我看门口有辆马车，就是他们的吧？”

以她在翠玉楼练出来的眼光来看，那两个人可是极有钱的。瞧那身衣服吧，衣料她只在镇上最有钱的宋大财主身上看到过一次，那还是他请县上的什么书办大人到翠玉楼时穿的。

小玉在心里盘算着，如果能在这两个人身上捞一笔的话，说不定她就可以带着她娘和弟妹逃走了。这两个人绝对是正经有钱的主儿。

“那是你父亲家的人，不是你现在这个爹，是你那个爹。”万氏吞下两块点心的速度也很惊人，并且同样没有被噎到。

听到自己娘亲的话，小玉瞪起眼睛来没有说话，倒不是没有听懂，只是有些难以相信。她知道自己另外有一个爹，那个才是亲爹，只是早就不要她和她娘了，现在派人来做什么？

尤其是文四还火急火燎地把她叫回家来……再想一想文四和宁氏刚刚那让人作呕的模样，她心思开始活动起来。

万氏看她瞪圆了眼睛，推了她一把，悄声说：“你爹啊，亲生的爹。他们都是你亲爹的人，池家的人。”她说完又看了一眼文四，眼中闪过畏惧。

听到万氏吐出“池”字来，小玉看了一眼文四，没有看到恼怒，反倒是文四见小玉看他，马上露出自认的慈父笑容，要多谄媚就有多谄媚，仿佛是一条在讨好主人的狗。

不正常。

小玉心下计较起来，但最先要知道的是池家两个人的来意：“我知道他们是池家的人，只是他都不要我们了，突然间又冒出来想做什么？”当年她还小，但是万氏有什么事情并不瞒她。

文四听到小玉对亲生父亲大不敬的话，连忙向池家的人赔笑，又回过头看向小玉，一脸的笑意：“我们大姑娘说什么呢？这是你亲生父亲想你了，打发人来接你去享福啊！”

宁氏看到小玉的茶杯空了，连忙给她倒满水：“就是就是，父亲哪有不想自己儿女的？大姑娘你享福的日子到了。”

小玉没有理会文四，白了一眼宁氏：“说什么胡话呢，以为我那么好骗？我们当年是被赶出来的，现在娘都改嫁了，我们还有什么福好享？”

在文家的日子就像在地狱般，这一切都是拜谁所赐呢？当然就是池子方，她那个生身之父——休妻弃女没有给她们一两银子，只让她娘带着什么嫁妆离家。她娘的嫁妆早就在供其读书的几年中，被他及他的家人消耗光了。

如果不是有文四和宁氏在，她肯定会拿出扫帚来招呼池家的人。

宁氏见万氏不开口，扯了她的袖子一下：“你倒是给大姑娘说个明白啊。”她对万氏不是打就是骂，今天这种语气已经是难得的恩典，万氏都要受宠若惊了。

万氏连忙对宁氏笑了笑：“是，是，这就说，这就说。小玉，这位是池家的大管家池得顺，这位是你父亲身边的长随池洗砚，他们是来接你回家的。”

微微一愣，小玉想了很多，池家真的来接她们了，那个爹再不是东西，针对眼下她和娘亲的情况来看，离开文家总比留下来要强太多。再留下来，娘亲早晚有一天会被打死的。

池家的人当然也不是好东西，但就像小玉不介意骗那些坏人的银钱来养活自己、弟妹和娘亲一样，她并不认为她一点也不占池家的好处就叫作有骨气。

对于在文家生活了许久的小玉来说，骨气算什么东西？能换吃的还是能换穿的？或是能医病救命？在她和她娘被文四用鞭子抽，每次都会丢半条命的时候，恨她亲爹、找她亲爹报仇之类的事情，真的可以完全以后再说。因为，她首先要离开文四才能活下去，活着才能谈报仇什么的。

现在池家的人真的来接她和万氏，那她正好借此离开文家，并且到了池家后再找池子方算账，新仇旧恨都可以好好地算一算。文四她就能放过？数数她身上的

伤，每一条她都要双倍奉还给文四。

但，自己首先要强大才可以，不然报仇不成还要搭上她和娘亲、弟妹的命，那可真是做了赔本的生意。

眼下她想找池子方报仇什么的都是空谈，只是跟着池家走就能让她和娘亲、弟妹有条活路这点，就非常的值当。她也不指望着去池家做什么千金大小姐，只要有片瓦遮头、能让她吃个饱饭、能离文四这个凶神恶煞远远的，就是不容小玉拒绝的好事。

小玉就好像是被惊喜给冲昏头呆住了，拿定主意后猛地惊醒过来：“当真？！”她一下子站起来看着池得顺，“你们是来接我们回去的？”完全是一副没有想到天上的馅饼真能掉到她头上的模样。

池得顺的目光从小玉的身上收回，再次看向万氏，接着走上前来对小玉弯了弯腰，其实这算不得真正的行礼——小玉虽然不懂得什么礼仪，但是看人行礼却是看熟了的，而且她天天也要对人行礼的，只一眼就知道这个管家对她没有应有的敬意。

她眯了眯眼睛，就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的。

她那个良心被狗吃了的亲爹会想她？哈，就算是活活打死小玉她都不会相信。但这是个机会，小玉没有失望，因为她对池子方根本就没有抱什么希望，又在苦水里泡久了，很早她就知道哀叹是没有用的，要活下去就要拼尽全力。

“见过大姑娘。我们是奉二老爷和夫人之命来接姑娘的。”池得顺的声音很沉稳，只是没有一点感情，干巴巴的，落在小玉的耳朵里怎么听怎么不舒服。他把“接姑娘”三个字咬得很重。

小玉脸上的喜色一点一点地褪下去，回头看着自己的娘亲万氏声音都颤了起来：“来接我的？那……那我娘亲呢？”她说着话指了指万氏，泪水已经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池得顺再次欠欠身子：“姑娘，您是池家的子孙当然要回到池府，但是文夫人有儿有女有夫，怎么能为了大姑娘抛家弃夫呢，您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他说完抬头看了一眼万氏，目光里有着鄙视以及责怪。

小玉注意到他这次又把“文夫人”三个字咬得极重。

万氏低着头搓着自己的衣角，声音小小说道：“我不去，我不去的。我现在是文万氏，我是文家的人。”话是如此，泪水却已经落下来，就算她知道文四在池家的人走后，会因为她落泪打她个半死，她也忍不住那阵酸楚。

她生养了三个儿女，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大女儿，因为孩子命苦啊，没有亲爹疼爱不说，还遭继父嫌弃被迫到那种地方去做工。是她这个亲娘没有本事，连自己的女儿都护不住。如今要看着相依为命十几年的女儿离开，她怎么舍得？

可是，老天听到她的祈祷，让池家的人来救她的小玉，她不舍得也要舍得啊，

所以在酸楚中她还有着三分的喜色。

小玉跑过去抱住她娘亲：“我……我不去，娘不去我也不去！”泪水落了下来，她紧紧地抱着娘亲哭了起来。

文四和宁氏同时惊呼：“哎哟喂，我的大姑娘你说什么胡话呢……”

小玉听到两人的惊叫心里更加亮堂，果然是有好处的，不然文四和宁氏会为她这么着急？她却偷偷地握了她娘的手三下，这是她和娘之间的暗号，就是要到房里避开众人说话。

万氏被小玉哭得更为心痛，十几年来如果不是有这个女儿她早就死了，但是为娘的求的当然就是儿女好，岂能因为不舍而害了女儿？

“我……我来劝劝她。”万氏对池得顺点了点头，“她一下子转不过弯来，会想通的，你们等一会儿，我去给她收拾点东西。”她一面抹着泪一面拉起小玉的手来，女儿有话要对自己说正好，借这个机会可以好好地劝一劝女儿赶快离开文家。

小玉一路哭着：“我不去，我哪里也不去，我就跟着娘……”一进门却不哭了，看看外头没有人立时关上门，“娘，我想我应该去，只是我不放心你。”

万氏还没有开口相劝呢，就听到女儿说要去，吃惊了一下，叹口气明白过来：遇事拿主意的人经常是小玉，这几年来她已经习惯了。

她这个做娘的实在是没有用，抚着小玉的脸泪如雨下：“你应该去的，小玉，非走不可，因为文四和宁氏已经决定把你卖给翠玉楼开脸，娘……娘这次是拦不住了。”

小玉听到并没有半点惊讶，只是冷笑了两声：“我就知道。我劝娘不要急着给我行什么笄礼，就是不想让他们打主意。但我也知道拖不了多久，可是银子一直没有攒够，要走的话根本不可能。原来我想就拼一把吧，现在池家倒给了机会。”

“只是还不清楚池家是什么意思，多年来杳无音讯，他也是有几有女的人，突然接我回去做什么？肯定不会是想我之类的。但娘不用担心，我会走一步看一步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我成了池家的大小姐，想文四他们也不敢对娘和弟妹如何了，等到我弄到足够的银子，就马上来接娘和弟妹。”

“比起和苏万里在街头弄那两个钱，我感觉去池家弄到银子会更容易些。”她握了握她娘的手，“我们以为百十两银子是天大的数目，可是在池家眼里根本不算什么。娘，我走了，你记住我一句话，该硬气的时候就要硬起来。”

她说完拿出一小袋铜钱来：“这是工钱，你给文四那只疯狗。这些银子是我和苏万里今天做‘生意’得的，给你藏好了，记得偷偷给自己还有小弟和小妹买吃的，不要让宁贱人和文疯狗发现。”

“如果不是回来得太急我就给你们买点吃的了。那些银子不用存着，没有我给你们弄吃的来，你要记得偷偷买些吃的给自己和弟妹，千万不要让文四他们知道你

藏起来的银子，知道吗？”

看着娘亲，小玉投进娘亲的怀里狠狠地用力一抱：“现在不管如何我都要去池家了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活路，我会好好地活下去，早早弄到足够的银子来接你们，娘也要好好地活下去，照顾好弟弟和妹妹。”

就好像她才是那个做娘的，啰唆起来没完没了。

听着女儿的叮嘱，万氏的泪水再次流下来：“我都知道，你……你在池家要小心，现在的池家不比从前，家大规矩多，你事事都要仔细，要知道进了池家不是享福，不小心一样会丢了性命或是被人卖了。”

想到女儿可能被池家卖掉她心头一抽，随即劝自己：至少不会是青楼，就算卖去给什么人家做妾或是给老头子做填房，也总比去青楼强吧？谁让她这个做娘的没有本事呢，根本不能护女儿个周全。

万氏捧起女儿的脸来继续叮嘱：“池家人人都揣着自己的心思，你是外来人，他们不会那么容易接受你，你在那里的日子也会很苦、很难，娘也不舍得你，可是娘没有用……不管有多少委屈你都要忍下来，真忍不住的时候就想想娘和弟妹……”

说着说着万氏抱住女儿就哭起来。说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女儿这一去就是孤身一人，没有母亲傍身的小玉，进了池家简直就是羊入虎口。

但想到小玉留下会被卖入青楼，她还是再次狠下心来：“为了娘亲和弟妹你一定要在池家好好地活下去，也记得为自己弄一份像样的嫁妆，如此到婆家才不会受气。”

小玉用袖子把脸上的泪水一抹：“娘，你也太小看你女儿了，我去了只有她们哭的份儿！我会好好地在池家活下去，您就放心吧，好好地在这里等女儿来接你。”

万氏知道不能拖得太久，转身在床头底下的墙上抽出一块木头，伸手摸了一会儿站起身来：“这玉是你父亲留给你的，娘原来打算等你出嫁的时候给你压箱底，现在你带了它去吧。”

“我想，池家可能再问你要个凭证什么的，你父亲看到这块玉就不会再为难你。”她抻了抻小玉的衣服，擦擦自己的泪水，“走吧，让他们等得久了不好。你到了池家一切小心，少说话，受委屈的时候就忍忍，不要再使野性子，知道吗？大户人家规矩多，你要用心学。”

一下子要送女儿走，万氏感觉有太多的话要叮嘱，自穿衣吃饭到接人待物，还有小玉应该如何和她的父亲相处，她每一样都感觉叮嘱得不够。虽然现在的小玉早就不用她操心，反而是女儿在保护她、养她，但是她做母亲的还是有着太多太多的不放心。

小玉抱了抱她娘亲，把玉贴身藏好后跟在她的身后走出来。

文四等得在原地打转，看到小玉马上迎上去：“我的大姑娘，你是去享福的啊，还有什么要想的……”

“我去也行，但是你要答应我几件事情。”小玉看了一眼旁边的池得顺后，迎上文四的目光里没有了往日的怯意。

文四现在只求小玉能答应：“行，行，一百件都行啊，我的大姑娘。”池家会给他一大笔银子做谢礼，因为他为池家养姑娘养了很多年啊！如果小玉不走，池家不可能承认小玉是他们家的姑娘，他就半点好处也捞不到。

相比起池家给的银子，青楼里的卖身银实在是少得可怜，他自然不会放在眼中。

小玉指向宁氏：“我要她这三年来做的所有衣裙。”

宁氏一愣然后笑道：“大姑娘，池家什么没有？到了池家你就知道什么叫作富贵，我的那些衣裙你是入——”

“我说了，我要她这三年来做的所有衣裙。”小玉看看文四，又看了一眼池得顺，“不行是不是？”

池得顺看看小玉，咳了一声。他不知道小玉想要做什么，但是他很清楚自己必须要把池大姑娘接回去，所以现在小玉就是想要星星他也要想办法，更何况只是几件入不了眼的衣裙。

不过他对这个不是在池府长大的大姑娘更加瞧不上眼，眼皮子太浅了，到了池家要什么样的衣裙没有啊，和一个姨娘讨起衣裙来了。

文四马上瞪起眼睛来，一掌打在宁氏的脸上：“你没有听到大姑娘的话？还不快去拿衣裙来，皮痒了是不是？”和文四最亲的不是人而是银子，任何人阻拦他得到银子都会是他的仇人。

宁氏被打得脸肿起半边来，但也不得不答应着去上房。文四甚少对她动粗，但也不是不打她，因此她也不敢违了文四的意思。她再不舍得那几身好衣裳，现在也只能割肉了，等到小玉离开后有的是银子——那不是能做更多更好的衣裳？

她想明白后马上喜笑颜开地捧出衣裙来，亲手交到小玉的手上。小玉在袖子里拿出了剪刀，拎起宁氏的衣裙让宁氏捏着一个角，她自己捏起一个角，一剪刀下去衣裙就差点成了两半。

“你……你做什么？”宁氏惊呆了。

小玉现在能确定池家是真的想要自己回去，但是丢下她这么多年不管不问的，让她回去肯定是有是什么缘故。她想知道池家对她有多重视，才能让自己心里有个底儿。如果是让她去做丫头什么的，就不会任由着她胡来。如果是让她去做主子，不管池得顺大管家有多么的不敬她，也只能由着她的性子来。

她可能识的字不多，不知礼仪不懂什么规矩，但是她的心眼儿可不少，不然怎么可能护着她娘和弟妹，在文四手中活到现在？